陵墓祭雜纂

全

和装本
ワ4
6300

日知錄卷之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彊秦 通典襄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曾子問宗

去水五味均平蔵
ワ 4 6300

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
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
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
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
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
起寢殿於墓側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
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漢之西京已崇此
禮叔孫通傳言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
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
四祠此皆承秦之制故黷於祭祀如此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
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蔡邕記曰昔京
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師公卿
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
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
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
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貢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塡後宮及
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令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
人又云成帝崩班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而張敞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
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不當罷奏亦言諸侯王園宮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
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匽氏為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皆
以陵園為名程氏演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陸機為文譏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
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

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為盛節
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
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
不可省者殆曲為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
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
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
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
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
遺令子弟群官並不得謁陵猶為近古（宋書禮志晉宣王遺詔子弟群官皆
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
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雒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
於是遂止以為永制　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

就拜不勝哀感由是百官拜陵自導始也）詔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
宗玄宗亦並行之（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
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恒式（胡三省曰唐開
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
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
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韓退之
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
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也若明代之制無車
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制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
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
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

宮內省

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
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則
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子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
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
也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渓衛
禹曰古人為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
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
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
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
也而愚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
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

宮內省

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史言上冢青自
孔子留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
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
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
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
後孔子既歿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
不達以為祭於冢也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
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
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
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
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為之供具

宮內省

者董賢為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是也有贈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群寮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遽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文選作尚水經注引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陳蕃傳）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首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致鷹狗

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畋非尋常所用
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為心彼耕象而耘鳥且增哀慕豈飛
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
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禮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
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
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
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寢陵貽範千
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
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
宜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
教也（今俗乃用十月一日）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
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
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
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
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玉未盡
此二陵（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
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為節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
攷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蓋
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
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相之相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貌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日寶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鍾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室槨也題湊復累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

者彌踈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瞚古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齊湣王楚平王燕王噲）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龢者而逐之（龢鬲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抇（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

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相（莊公名購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
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
收（此季平子意如之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
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言必發相）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
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
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
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師古曰即信陵君也）各五家令
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
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

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
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
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
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
塋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
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扆
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欑穢封樹不脩豈直
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
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
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脩理并增守衛梁武帝天
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
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寢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
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

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文選載任昉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勅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唐太宗詔見下）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葺仍明立標記禁其采樵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為若此（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肅李卿買梁陵中樹李卿坐免量免侍中）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宋史鄧潤甫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金史斡魯古孛堇傳乾州後為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眞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元史楊璉眞伽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

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為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搢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地故橋山之杞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恒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隷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侯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巖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土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文經武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為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

宮內省

陵卽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
者矣」

〔祭禮〕〔原〕凡祭祀日期本曹先期三朔啓聞移文京外
各衙門
宗廟四孟月上旬及臘永寧殿春秋孟月上旬社
稷春秋仲月上戊及臘巳上大祀風雲雷雨岳海
瀆春秋仲月上旬先農驚蟄後亥日先蠶季春巳
日雩祀孟夏上旬文宣王春秋仲月上丁歷代始
祖春秋仲月巳上中祀馬祖仲春先牧仲夏馬社
仲秋馬步仲冬並中氣後剛日靈星立秋後辰日
老人星秋分日名山大川春秋仲月司寒春分季
冬禡祭講武前一日纛祭驚蟄霜降厲祭淸明七
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巳上小祀〇凡祈報祀及
宗廟文宣王朔望祭並以畧禮行〇文昭殿四孟

月上旬及臘俗節朔望山陵同去廟則只祭寒食
眞殿臘俗節並以俗禮行(增)肇慶廟仲春仲秋上
旬俗禮行景慕宮四仲朔上旬及臘中祀◯白頭
山正月二月八月◯三四邑以上地震則設解怪
祭於中央邑蝗蟲酺祭同(補)社稷祈穀正月上辛
大祀◯尾箕星正月上寅中祀◯先牧馬社馬步
靈星老人星禡祭今廢
◯凡大祀百官先期七日受誓戒四日肄儀中祀只
於前一日肄儀(續)親臨誓戒時板位設於殿階上百
官序立受戒
以朝服行禮
冢宰讀誓文
冢宰有故參判代行

司寇涖之一遵周禮◯大祭
親行時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山陵展謁時散齋二
日致齋一日
宗廟社稷
日數以動駕前日止計(增)凡大中小祀親享時廟
社有誓戒處外各司以誓令書揭◯永禧殿酌獻
禮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園墓親享及酌獻禮散致
齋同◯凡諸享官前一日齋宿公廨翌朝受香設
曹擲奸若有闕則草記論罷◯獻官實預差俱參
誓戒肄儀一體淸齋
◯大祭犧牲本曹堂上官同典牲署提調看品
(增)典牲提調有故則本曹啓稟差出
◯陵殿祭物典祀官看品熟設後獻官受香追進亦

為親審

祭物未精潔者陵殿官員及典祀官依一坐全缺

律論（增）犧牲宰殺祭物熟設時典祀官陵殿官員

眼同看檢若有偷竊不潔之事犯者草記刑推定

配膰肉私賣者同

○山陵享祀親傳香時則祭官以從二品以上擇差

（增）凡獻官受香時與香室入直官員先準祝文○

傳香時先太廟永寧殿永禧殿各殿後陵寢○太

廟朔望祭大祝加差以備二員○文廟東西從享

分獻官親享則以堂上官攝事則以堂下三品官

塡差

○宗廟社稷差祭人員擲奸時諸執事中雖有臺官

一體拜禮○外方陵殿告由時祝文勿為塡日自本

所隨時舉行○長寧殿享祀時祭物價通計一年所

入送于江華府

（增）長寧殿臘享正朝香祝同時陪往濬源殿慶基

殿同

○祈雨祭初次

三角山木覓山漢江遣堂下三品官

再次

龍山江楮子島遣從二品官

三次

風雲雷雨山川雩祀遣從二品官

四次

北郊遣從二品官社稷遣正二品官

五次

宗廟遣正二品官

六次 三角山木覓山漢江沈虎頭遣近侍官

七次 龍山江楮子島遣正二品官

八次 風雲雷雨山川雩祀遣正二品官

九次 北郊遣正二品官慕華館池邊蜥蜴童子遣武從二品官(補)蜥蜴童子祈雨第九次設於慕華館池邊連三日而止

十次 社稷遣議政慶會樓池邊蜥蜴童子遣武從二品官(補)蜥蜴童子今廢

十一次 宗廟遣議政春塘池邊蜥蜴童子遣武從二品官

十二次 閉南門開北門遷市(補)蜥蜴童子今廢

五方土龍祭遣堂下三品官

禜祭 崇禮門興仁門敦義門肅靖門遣堂下三品官連三日設行而久未開霽則限三次又爲設行於四門

祈雪祭初次 宗廟社稷北郊遣正二品官

再次

風雲雷雨山川雩祀遣正二品官三角山木覓山
漢江遣近侍官
並隨時設行
〔增〕四門禜祭門上設行有不可不開閉時則政院
稟旨開閉○祈雨鞭土龍法除之
○祈告祭親行時除飮福受胙依禮文用幣少牢三
獻○親行祈告祭後報祀
立秋後設行〔增〕有應則不待立秋設行祈雨祈晴
同
則親祭或攝行依春秋節祭磨鍊遣官祈告祭後報
祀則依小祀節目磨鍊○奉常寺祭享中脯春秋造
備
別祭頻數所用不足則無時造用

○凡祭脯行禮後典祀官同監察中折○凡薦新物
種隨所產先爲封進
供上則雖差遲毋或以此爲拘
或月令內未及產出則觀察使狀請退封
產出後卽爲封進而無狀稟稽封者觀察使重推
○看品時奉常提調有故則本曹堂上官代行
○凡祭享實果每年秋夕至十月代用掌苑署節果
蓮實銀杏則京畿觀察使備送
○麗太祖春秋祭需自開城府備送○城隍發告祭
先行於南壇後三日行厲祭於北郊陪往城隍神並
祭○外方聖廟正殿有失火異常之變則遣本曹郎
官行慰安祭○開城府及諸道界首官外其餘州郡
學則免祭兩廡諸位縣學則並免殿上十位

惟宋朝濂溪周先生明道伊川程先生晦菴朱先
生及新羅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高麗文成
公安裕文忠公鄭夢周本朝文敬公金宏弼文獻
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
李滉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文元公金長生則
毋論州府郡縣並皆祀之〔增〕文正公宋時烈文正
公宋浚吉文純公朴世采亦幷皆祀之〔補〕文正公
金麟厚亦祀之
○國恤進香時勿用彩花及人蔘正果○凡太常致
祭勿用魚肉
外方致祭同
〔增〕太廟臘享外時享擇日勿用國忌齋日正日○親
享時本曹判書省鼎鑊攝行則亞獻官省鼎鑊○祭

享後幣則燎祝則瘞置於內坎每歲春秋奉審時廟
社提調與廟司壇司眼同精燎凡用祝幣處準此○
宗廟祭享後祭器盥滌入櫃
初獻官及典祀官戶工曹郎官入直廟司同坐淨
洗藏於置器所廟官書臣謹封
○山陵忌辰祭與節享相値則只行忌辰祭祝文措
辭撰出
〔奉審〕〔原〕寢廟山陵壇墓每歲本曹同提調奉審啓聞
外則觀察使幷審大殿王妃王世子胎室宗廟各
室王后考妣墓〔增〕莊陵所在地方官每三朔與參
奉眼同奉審後有無頉報于觀察使隨即狀聞○
永祐園道臣園官奉審依陵寢例〔補〕永祐園今顯
隆園守臣園官奉審

○諸山陵主山來脉薄石造排處或年久雨水損毁
成坎者觀察使并審以啓○每年正朝祭獻官奉審
諸陵上雜木雜草有無以啓○每年寒食拔去諸陵
上蓬艾荊棘等雜木雜草○宗廟玉竹冊及誥命本
署提調每年一度奉審○歷代始祖及高麗太祖以
下四位
顯宗文宗忠敬王
陵寢所在守令每年省視且禁田柴○先王實錄每
三年春秋館堂上官開審曝曬
外則遣史官
〔續〕陵寢展謁每年春秋本曹啓稟
春則二月秋則八月恒式取稟而諸陵遍行之後
則只稟秋展謁○毓祥廟展拜每年季春稟行〔增〕

宗廟景慕宮展拜以孟春孟秋稟定〔補〕儲慶宮延
祜宮宣禧宮展拜季春稟旨藏講閣懿昭廟文禧
廟展拜季秋稟旨
○各陵封陵上莎草石物有頉處及陵上有失火處
則政府
時任議政有故則原任進去
及本曹堂上官郎官觀象繕工監提調
觀象提調有故則本曹堂上官兼進繕工提調有
故則工曹堂上官代進
繕工監官員相地官畫員進去奉審
修改時亦同而但畫員不進○封陵外堦砌石物
曲墻丁字閣火巢內失火處奉審則只本曹堂上
官郎官進去修改時則繕工監官員同進○咸鏡

道各陵及莊陵五年一次本曹堂上官進去奉審
而改封陵時政府與本曹堂上官進去改莎草時
只本曹堂上官郎官監董〔增〕紅箭門守僕房設陵
官監董修改丁字閣殿內有頉則政府奉審
○宗廟永寧殿每年春秋仲月本署提調及本曹堂
上官郎官進去奉審
修改時本署提調及禮戶工曹堂上官郎官繕工
監官進參修改畢退下物件會坐燒火○宗廟殿
內一朔內每五日入直官開殿門奉審帳內則朔
望祭後及初五二十日揭帳奉審〔增〕宗廟春秋奉
審戶曹堂郎亦參○景慕宮每年春秋奉審本宮
提調與戶曹及本曹堂郎同爲進去修改則工曹
堂郎亦參○太廟每春秋奉審掌樂提調進去樂

器眼同奉審景慕宮同○景慕宮每五日入直官
奉審〔補〕掌樂提調樂器奉審以郎官代行
永禧殿則只本曹堂上官郎官進去奉審
修改時則本曹堂上官郎官戶曹郎官繕工監官
並進參〔增〕眞殿禮官殿郎奉審外私自奉審者一
切嚴禁京外同〔補〕永禧殿奉審本殿提調戶曹堂
郎亦參修改時同
○社稷文廟每年春秋本曹戶工曹郎官進去奉審
雜物有頉處修改
〔增〕社稷奉審時先行望神室禮○本署以平服出
入者幷郎官部將重勘入直郎官淸齋後奉審
○大王胎室碑石磨治及石物修改時本曹堂上官
及監役官進去董役○各陵上莎草或有潦雨罅隙

處則陵官報本曹本曹啓稟遣議政奉審修改
○陵官報來自本曹星火知委於各司凡油芚之屬
登時進排陵官先爲盖覆以待議政奉審〔增〕各陵
蟲損木待報來遣本曹郎官眼同擲奸許斫
○各陵修改時各司雜物之進排陵所者限二十日
其中易改者限十日
修改時監役參奉書員姓名及修理處置簿四年
內頹毁者當該官員罷職色吏良人則降定皂隷
私賤則以大明律毁棄神御物之律論
○各陵火巢以垓子外邊爲限
火巢內犯葬者禁斷
○各陵行幸御路犯耕人摘發杖一百觀察使推考
地方官罷職○崇義殿每年一次京畿觀察使奉審

○麗朝諸陵步數內偸葬耕墾與否每三年一次本
曹郎官擲奸
〔增〕新羅敬順王墓依麗陵例定步數置守護軍禁
物自本府進排
○永禧殿影幀每五日參奉奉審
奉審時每致開展守僕中必擇匠手有才者參錯
差定〔增〕江華長寧殿同○守僕自政院取才備望
受點
○宗廟永寧殿主櫝內坐褥內外拱限年改造
宗廟則限六年永寧殿則限十二年
〔增〕奎章閣奉安御真每歲春秋孟朔王世子率時原
任閣臣涓吉奉審每四孟朔望日時原任閣臣奉審
値雨雪稟旨擇日當朔內退行

每朔間五日只提學直提學中一人直閣待敎中一人備員奉審

時任有故則原任中啓差檢校

〔致祭〕〔原〕宗廟各室王后考妣忌日四仲月俗節家廟祭官給奠物

俗節則墓所同○奉祀者代盡則別立一室祭之

〔增〕懷墓成墓每年仲春致祭

〔續〕曾經貳師則遣宮官吊祭

〔增〕香祝由闕門東挾出去

○文武蔭曾經二品以上實職者並吊祭

正三品曾經觀察使府尹兵使及善同樞曾經水軍節度使者曾經摠管同敦寧者一體吊祭觀察使府尹兵馬節度使雖未及赴任亦許吊祭西班同樞及承襲君無履歷者則否〔增〕文臣曾經侍從武臣曾經閫師蔭官曾經都正爲同知者亦許吊祭

讀禮通考一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從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以爲凶事非君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愼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

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據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閉離是書彝尊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全書綱要公發凡擧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康熙三十有五年夏四月幾望秀水朱彝尊序

先大夫讀禮通考草創於康熙丁巳時居王母顧太夫人之憂憫喪禮之流失邪說溺人寖以成俗舊典棄而不講臨時注厝多不遵禮乃蒐討古今喪紀因革廢興之由分別部居先經史次羣籍而近世名公碩儒之議論亦附載於其後更以已意疏通證明俾疑義盡析蓋閱十有餘年三易稾廼成猶未敢以為無憾而即安也時復與朱太史竹垞及萬季野顧伊人閻百詩諸君子商榷短長博綜器數量度人情斟酌繁簡務期不悖於古而可行於今凡一百二十卷歲庚午予告歸里頻罹憂患精力耗減喟然曰此身後之書冀過此以往更有所得今已憊度不能復進於是矣聖上方以孝治天下錫類興仁萬世一時微臣出此書以風海內使民德歸厚亦轉移風俗之助也遂付剞劂

又以五禮尚闕其四，而凶禮如荒prevention禬恤之目，亦未備，因編定體例，命樹穀兄弟次第排纂，厥功未及什之二三，而遽遭大故，樹穀兄弟輩寢伏草土間，奄奄視息，一切世事都廢，尋念先大夫讀禮通考一書不可以中輟，因使訖工，再期而始脫板，撫手澤之猶存，想聲容之髣髴，恫乎有餘悲焉，益孳孳夙夜而不能自已者矣，康熙三十五年夏五月，男樹穀敬識，

讀禮通考凡例

一是書之作，大綱有八，一曰喪期，則以儀禮喪服篇為主，而凡古今之論服制者，皆附見焉，先儆國史之例，撰表三篇，自斬衰三年，至緦麻三月，以及殤服，而國恤亦備載，為卷者二十有九，一曰喪服，古今五服制度及變除次第，有圖有表，為卷者八，一曰喪儀節，則以儀禮之士喪禮既夕士虞禮三篇為主，而唐之開元禮，宋之政和禮，司馬氏之書儀，朱子之家禮，明之會典五書，自疾病以至挽歌，凡言喪之儀節者，皆附見焉，其歷代國恤之儀，以類而從，為卷者四十有四，一曰葬考，凡葬次葬法以及祭墓，而歷代山陵之制，亦以類而從，為卷者十有三，一曰喪具，凡附於身，附於棺，周於椁者，皆具

宮內省

載焉、參考歷代品式、一之以　本朝制度、爲卷者
六、一曰變禮、本黃勉齋舊說六篇、今幷聞喪奔喪
爲一篇、又有緩葬渴葬改葬暨後世父母年離不
知存亡親柩被焚墓毁制服諸事、各自爲類、亦附
於末、爲卷者七、一曰喪制、本之古制、以及今日通
行之制、有變古復古守禮過於禮不及禮違禮者、
幷爲論次、而二氏禮異俗禮亦及焉、爲卷者十有
一、一曰廟制、孝子報本追遠、莫重於祭、自王侯以
迨士庶、有圖有說、悉爲詳考其制度、爲卷者二、總
得百有二十卷、而古今之喪禮略備矣、

一儀禮十七篇、其全言喪禮者、凡四篇、喪服士喪禮
既夕士虞禮、其不言喪禮而可爲喪祭之用者一
篇、特牲饋食禮、其言它禮而間有及於喪禮者一

篇、聘禮也、禮記四十九篇、其全言喪禮者十三篇、
檀弓上下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
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也、其它曲禮
王制禮器玉藻大傳少儀諸篇、有言及喪禮者、復
採之、得數十百條、大要儀禮一書、載喪禮者十之
三、禮記一書、載喪禮者十之四、今於二禮之傳注、
凡諸家說有可採者、莫不蒐入、非但有資於喪禮、
幷於二書之精義、頗有所發揮、亦可爲經學之一
助云、

一先王之禮、至後世而廢失殆盡、其猶存什一於千
百者、喪禮而已、卽古儒先之論說、亦於喪禮頗詳、
蓋送死人之大事、爲人子者自有同心也、今是編
之中、不論禮之沿革說之同異、莫不盡載、蓋禮非

一家之禮則說當備諸家之說若必專主其一而槩棄其餘何以折衷至理厭服羣心故匪獨先王之巨典不敢少遺即宋俗之陋習亦不敢或漏凡以資人之採擇庶幾送死之禮得以考鏡焉

一是編之中上自王朝下迄民俗前自三古後迄於今凡簡籍中所載有及於喪禮者無不採入自知繁而鮮要然意主備考則其說不可不博云

一是編之作始於康熙十六年之春時居先太夫人之喪因有事於此書苫次先為蒐輯又數年而輟簡以為讀禮時所定也遂名之為讀禮通考云

一是編之中有一事而兩見者如士喪禮小斂後易括髮免髽說一見於免髽篇一見於小斂篇前則欲考喪服之制度不可得而略也後則欲考行禮

之次第不可得而刪也觀者審之

一是編之中有一條而經本同文今分見於兩處者如喪大記居倚廬數節其言居處則載廬室篇其言應對則載言語篇以事既分門不容混載而無別也有一語而幾處可載今止載一處者如雜記言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勉齋經傳通解分載虞祔練祥四處茲則但載於虞祭篇以義可總貫不必分析而始明也觀者審之

一是編之中採列諸家之說本以歷代前後為次第而說取類從義貴條貫不無前後錯置者程子張子朱子之說例用大字以別之或其說有未盡合者或義止訓詁者亦用小字諸家之說例用小字間有事關典制者亦用大字至於膚見臆說敢用

大字意取標顯極知僭妄故低四格以示貶抑觀者原之

一古今議禮之家莫詳於晉亦莫善於晉其時廟堂之上學士大夫各執經以立論咸粲然可觀實後代所不及如後母之子為前母制服及父母不知存亡子行喪制服之議事出創見禮所不及者亦皆辨之成理可為後世遭變禮者之準如此之類咸為採入以繼於禮經之後庶幾處禮之常者既有所考見而處禮之變者亦得以折衷云

一國恤儀注隋以前皆有之而書軼不傳唯後漢書頗載其說至許敬宗輩脩顯慶禮惑於孔志約蕭楚材之言削去國恤不載而蕭嵩輩脩開元禮因之故唐之國恤無可考猶幸杜氏通典載大唐元

陵儀注其間始末頗備於今可考節目之詳者唯此而已迨宋之政和禮明之集禮亦復不載國恤今於宋則採宋史及文獻通考於明則採會典及歷朝實錄雖禮文未備其規模次第亦約略可覩矣茲編自國恤之外有山陵考與夫即位奠殯喪畢吉祭大喪廢樂國忌上陵神御皆國恤之類其它若神主廟制名諱之屬亦皆有天子喪制合而觀之而古今國恤之禮亦盡萃於斯矣

一議禮之家古稱聚訟宜一以經為斷然作者謂聖而有經述者謂明而有傳厥後師傳曹習注疏論辨各家雜然並興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經可信不敢舍經而從傳傳可信不敢舍傳而從各家然亦有經不足而不得不取之於傳傳不足而取

之注疏論辨者輯書之法宜補偏救弊者此也經
傳而下家是一說言人人殊其間質之於理之所
是反之於心之所安權之於時勢之升降迭變必
有可行者焉有不可行者焉則劑量其曲直輕重
從其可而不從其所不可輯書之法宜財成斷制
者此也乃又有先後異宜堅白兩可從一說而未
備執兩端以互形有若言大義則商賜分鑣贊一
辭則游夏咋舌是不得不考詳臚數以俟秉禮之
儒提衡異同折衷今古輯書之法宜有案而無斷
者此也覽者詳之

一禮以義起亦與時宜方今內寧外謐之朝際此制
度考文之盛律令既著其科條典禮復布於方策
吉凶咸備葬祭有經文質彬彬曠越前古矣然而

政殊沿革學辨源流行禮則崇尚　本朝窮經則
考詳百代是以孔子從周夏殷是監子輿言徹貢
助均宜況乎以三禮為經史志為緯故專門之業
注疏兼收歷代相承典章遞舉而歸極於　國朝
之掌故品物度數悉準現行定制譬夫一簣為山
亦若先河後海庶俾稽古者信而有徵居今者動
而無過蓋尊所聞則嫺升降之端行所知則稟
王之制云爾徐乾學識

宮内省

(六大)